

社會比較情境中表現劣者的沒面子感受與情緒： 臉面共享成員在場與情境公開性的影響

韓貴香*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本研究以情緒「自我歸咎」vs.「他人歸咎」的認知觀點，採情境實驗法探討影響個人面子感受的兩項因素：「強迫式比較」vs.「第三者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第三者比較時，研究參與者評量的沒面子感受大於強迫式比較。而兩種情境的情緒差異主要在於：強迫式比較的情緒感受以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為主；第三者比較則除了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還有受傷害和受羞辱。進一步將強迫式比較細分為個人私下知覺表現不如人時「有」vs.「沒有」臉面共享的家人在場。結果顯示有家人在場的沒面子感受大於沒有家人在場，兩種情境表現劣者都會感到困窘難堪和沮喪鬱悶，且家人在場時還會有罪惡感和懊悔的情緒。同樣將第三者比較的情境再細分為第三者（家人）提出表現不如人訊息的情境是「公開指責」vs.「私下規勸」。研究顯示公開指責的沒面子感受高於私下規勸，私下規勸情境的主要情緒是沮喪鬱悶、困窘難堪、懊悔和罪惡感；公開指責的情境則除了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外，受傷害、受羞辱和生氣的感受也都明顯上升，但罪惡感反而下降。

關鍵詞：沒面子、社會比較、情境依附自尊、情緒

壹、緒論

雖然不同的文化都有「面子」的概念，不過，對華人而言，沒面子或丟臉更是一種心理困境，會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Kam & Bond, 2008）。過去的研究雖曾探討面子和情緒之間的關係（朱瑞玲，1991；韓貴香，2010），可惜並未深究沒面子事件本身之情境特性是否和個人所經歷的不同情緒有關，例如知道自己考試的成績在班上墊底，此相較於有人故意

* 韓貴香，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email：jessyhan@mail.tku.edu.tw

* 本研究蒙國科會計畫（NSC98-2410-H-032-019）之經費支持，特此致謝。

將你墊底的成績張揚出來，兩者雖然都會讓人感到沒面子，但當事人在兩種情境中的沒面子感受程度，和所經歷的情緒內涵卻很可能不同。也就是說，對華人而言面子是一種依附於社會情境的自尊（social contingent self-esteem），情境中不同的相關因素對當事人在該情境下所產生的失面子和情緒感受，應該會有不同的影響（Hwang, 2006）。以前例而言，雖然當事人都會因自己的成績不如人而感到沒面子，但當情境是自己知道自己表現不好，當事人可能只是難堪地笑笑；相對地，情境如果是他人故意聲張自己不好的成績，當事人感受到的就是憤怒和受傷。可見，表面上看似同一沒面子的概念，卻會因為情境的不同而涉及不同的情緒，而對這些不同情緒內涵的掌握，又常可以有效預測接下來的人際互動。可惜，對華人而言面子雖是個重要的概念，更是每日生活中時時在面對的議題，但華人對於沒面子以及其所可能涉及的不同情緒卻常常沒有深究（韓貴香，2012）。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想釐清：沒面子的情境公開性，例如自己的表現不如人是由當事人私下知覺或由他人公開指責；以及，此沒面子的情境有無臉面共享的家人在場，對當事人的沒面子和情緒感受有無不同的影響，以期能更細緻地了解不同情境中的沒面子感受和其所可能涉及的情緒內涵。

一、沒面子與情緒

對華人而言，雖然有面子和沒面子的感受都來自於與他人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面子」的基礎，則主要來自個人的成就和道德（金耀基，1988；黃光國，2005；Cheng, 1986; King & Myers, 1977）。雖然相較於個人成就的社會臉面，道德臉面因代表社會對於個人自我道德品格的完整性信任，且是一個人做人的基本底線，因此位階似乎更高（蘇珊筠、黃光國，2003）。但儒家社會自古強調科舉仕進，藉由追求個人的成就，進而光耀門楣、顯榮家族的觀念則更普遍深植人心（楊中芳，1991）。也因此，華人特別強調能力方面的表現，常要透過和他人比較以獲得個人的成就臉面。換言之，優劣成敗的比較是華人經常要面對的生活事件，相對於他人的成就，個人很容易就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失敗，而這也是華人最常敏感的沒面子壓力之一。因此，本研究將要探討的「面子」設定在和能力表現相關的議題，希望能更細緻地瞭解能力表現失敗情境中的相關因素，例如社會比較情境的公開與否以及有否臉面共享的家人在場等，對於個人在該情境中的沒面子感受和情緒所具有的影響效果。

二、情緒的評量

情緒的經驗涉及個人和周遭他人互動的過程和結果，因此，互動雙方有意無意的評價或判斷，自然影響個人的情緒感受。Kitayama、Markus 與 Matsumoto（1995）即以自我

意識的情緒 (self-conscious emotions) 和他人意識的情緒 (other-conscious emotions) 來分別指稱以「自我」(self) 和「他人」(others) 為主要評量焦點所引起的情緒。如果情緒主要是基於對相關他人所持的評價而來，此便是一種他人意識的情緒，例如尊敬、崇拜是基於對他人的正向評價；憤怒、敵意則是基於對他人的指責和不滿。同樣地，如果情緒是由對自己的評價所引發，此便是一種自我意識的情緒，例如驕傲、自滿是對自己的正向評價；羞愧、困窘則來自對自己行為的負向評價。也就是說，情緒的引發其實受到當事人對情境的認知評價結果所左右，並進而影響個人相關的情緒感受。

有關認知歸因和情緒相關的研究即發現：如果將負向的情境或事件結果歸因於他人，則引發的情緒是向外指向他人的生氣和敵意；反之，如果歸因的對象是自己，則引發的情緒是向內指向自己的羞恥慚愧和困窘難堪 (Bell & Song, 2005; Smith & Ellsworth, 1985)。若將認知歸因與自我意識 / 他人意識的情緒評估觀點整合來看，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特定情境中個人的沒面子和情緒感受。對華人而言，「沒面子」代表的常常是一種無地自容的困境，相關的情緒感受雖然多樣，例如沮喪鬱悶、懊悔、生氣、受羞辱等，但基本上應該都是負向的。值得注意的是，沒面子所涉及的負向情緒雖然多樣，但究竟會以哪些情緒為主，常決定於該事件的情境特性，會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誰」是讓我們感到沒面子的原因。換言之，情境特性的不同，很可能令當事人對引發此沒面子情境的歸咎焦點不同。如果認知評估指向自己是造成此面子困擾的原因 (內歸因)，例如自己當初為什麼沒有盡力，則對自我的負向評價便決定我們可能感受到的情緒，因此經歷的主要是以自我為責怪對象 (自我歸咎) 的情緒，例如沮喪鬱悶、懊悔等。反之，當我們的認知評估指向情境中的他者才是造成此沒面子情境的主因 (外歸因)，則當事人關注的焦點是別人為何如此對待自己，讓自己受到傷害。因此，對此他者的負向評量便決定我們的情緒，引發的主要是以他人為責怪焦點 (他人歸咎) 的情緒，例如生氣、敵意和受羞辱等。

為使接下來研究對於沒面子和情緒的討論能夠聚焦，僅根據過去已經探討且和沒面子感受有關的情緒做討論和說明。其中屬於以自我為責怪焦點的自我歸咎類情緒有沮喪鬱悶、困窘難堪、羞恥慚愧、罪惡感和後悔等 (朱瑞玲, 1991; Miller, 1995; Sabini, Siepmann, Stein, & Meyerowitz, 2000; 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 屬於以他人為責怪焦點的他人歸咎類情緒主要是生氣、受羞辱、受傷害以及敵意等 (朱瑞玲, 1991; 呂信慧, 2002; Elison & Harter, 2007)。相關的研究的確發現，以他人為歸咎焦點的情緒 (生氣、敵意) 常常在個人知覺到自己沒有被公平、合理對待時引發 (Schlenker, 1980; Smith & Ellsworth, 1985); 而以自我為評量焦點的情緒 (羞愧、懊悔)，主要來自個人知覺到其態度或行為不吻合自己的理想我 (內在標準) 或社會文化的規範和價值 (Smith & Ellsworth,

1985)。在將研究所要探討的情緒確定後，則可以進一步分析危及個人成就臉面情境中的相關因素，特別是社會比較情境的公開與否，如何影響個人的沒面子感受及相關的情緒內涵。

三、強迫式比較與第三者比較

有關能力方面的失敗在概念上主要是指：未能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辦好，應該可以辦到的事情沒有辦到，或明顯地在某方面的能力表現比別人差（黃光國，2005）。由於成就臉面的獲得，主要的途徑是透過和他人的比較而來。西方的研究在論及社會比較時，多認為個人基於自我評價、自我改善或自我增進等動機，會主動尋找特定的對象進行比較（徐富珍，1998）。此不同於當個人處於團體時，若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在對自己而言重要的能力向度表現優異，而自己又僅表現平平甚或差強人意的情況下，個人並不需要刻意進行社會比較，便會有自己被比下去的感受，此 Dunn（1992）稱之為「強迫式比較」(forced comparison)。

由於能力方面的表現涉及個人的成就臉面和自尊，因此，當個人發現自己的能力表現明顯被比下去時（例如除了自己，其他的同學都考上前三志願的大學），個人很容易就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換言之，強迫式比較是華人常常敏感的沒面子壓力之一。在這種知覺自己被別人比下去而感到沒面子的情況下，個人情緒認知評量的焦點主要是自己，覺得自己的表現不如別人，是現場所有人中最差的，因此在該情境中最可能感受到的情緒是覺得困窘難堪。同時，依自我差距理論（self-discrepancy theory）的觀點，自尊是由我們如何看自己和我們希望如何看自己之間的契合程度來定義。因此，當我們的認知評量發現，自己真實我（actual self）的表現與理想中自我（ideal self）的狀態有差距時，就會感到沮喪鬱悶（Higgins, 1987）。由於強迫式比較通常是由表現較差者私下知覺自己的表現不如人，此時，負向評量的焦點主要是指向自己，而非情境中表現較優的他人，因此，也比較不會有生氣、敵意、被傷害和被羞辱的感受。

除了上述這種情境強迫個人去比較自己的表現不如人的情況，社會比較的訊息（你的表現比 XX 差）也可能來自情境中的第三者。李美枝（1998）的研究在論及手足比較時，認為手足比較常始於第三者的旁觀之言。因為手足兩人的優劣看在第三者眼裡，立見分明，在第三者直話直說的情況下，常無意中傷了表現劣者的自尊心。呂信慧（2002）將這種由第三者強加給事件當事人的社會比較現象稱為「被動 - 第三者比較」。當我們處於一和他人比較成就的情境，但自己的表現又不如預期或不如人，這時，不管他人是有意或無意地觸及「你的表現沒有 XX 好」的訊息，此都足以將我們不如人的事實，由曖昧轉為明確，且成了被公開檢視的議題。

因此，若進一步思考「強迫式比較」與「第三者比較」對表現劣者的面子可能帶來的

影響，以及可能引發的情緒感受，則會發現此兩類社會比較的效果應有不同。強迫式比較是由表現較差者在該特定情境中，知覺到自己的能力不如人而引發的不舒服感，此時，外在情境中的他人（包括表現優者）可能並沒有注意到劣者所感受到的壓力。換言之，劣者仍可躲在曖昧的情境中，不如人的事實也還僅止於自己默默咀嚼，因此雖然有被比下去的沒面子感受，但情緒認知評價的焦點是自己，引發的情緒主要也是對自己不如人的表現感到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但應該還不至於有他人歸咎的情緒如生氣和敵意等。此相對於第三者比較的情景，不管第三者是公開或私下提及當事人的表現不如他人，表現劣者都會意識到自己不如人的事實被揭露和討論，此時面子受威脅是必然的，但情緒認知評價的焦點，除了自己和他人相比自慚形穢的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以外，很有可能還會轉移到此第三者身上，生氣沒事的第三者為什麼「那壺不開提那壺」，故意讓自己在他人面前下不了台而感到受羞辱和受傷害。值得注意的是韓貴香（2010）對沒面子相關情緒的研究發現：雖然在由自己引發的沒面子情境中，當事人經歷的是較單純的自我歸咎類情緒，例如羞恥慚愧和困窘難堪。但，在由他人引發的沒面子情境中，自己犯錯或表現不如人的情況其實並沒有消失，因此，當事人所經歷到的並非是單純他人歸咎類的情緒，而是自我歸咎的情緒再加入他人歸咎的情緒。亦即，他人歸咎的情緒並非取代自我歸咎的情緒，而是和自我歸咎的情緒並存。循此，本研究要檢驗的第一組假設是：

（1）假設一 A：表現劣者在第三者比較情境中的沒面子感受大於在強迫式比較的情境。

（2）假設一 B：由劣者自己進行強迫式比較所引發的情緒主要是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較無生氣、敵意、被羞辱和受傷害的感受；但由第三者比較所引發的情緒則除了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還會有生氣、敵意、被羞辱和受傷害的感受。

四、強迫式比較中臉面共享的家人在場之影響

對在儒家文化下成長的個人來說，其自我是一種「關係我」，個人自我的領域，並不僅限於個人的身體範圍之內，而是將整個家庭視為一個「大我」（危芷芬，2001；李美枝，1993；Hwang, 2006），因此，個人的能力或成就表現，常常並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翟學偉（2004）即認為：面子共享的現象，可視為個人面子的輻射或推廣。這種關係他人的成就或行為對個人面子感受的影響，有時甚至還強過自身行為表現的效果。蘇珊筠、黃光國（2003）的研究即指出，子女的成就是父母面子的主要來源；同樣地，子女的表現如果不好，父母也同樣感到沒面子或丟臉。也就是說，個人的能力或成就表現，對華人而言，常常也與家人的面子相關。

余安邦與楊國樞（1987）的研究也指出，華人的成就動機常常是社會取向的，個人努

力追求優異成就的動機主要來自父母、師長或其他重要他人的期待。研究顯示：華人社會中的小朋友比西方國家的小朋友，更願意為了父母而努力用功（Iyengar & Lepper, 1999）。也因此，華人對自己能力方面失敗的知覺，又常常和重要他人對自己的期待相關聯。循此，雖然前述在強迫式比較的情境中，表現差者情緒評估的焦點是自己，但因仍可躲在曖昧的情境中，因此引發的情緒，主要是對自己不如人的表現感到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而尚不會有罪惡感與懊悔的感受。可以再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和此表現劣者臉面相連的家人（父母）亦在此強迫式比較的情境中，則雖然此家人可能什麼都沒說，但因自己的表現不好而連累家人同樣蒙羞的當事人而言，則除了感到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的情緒外，應該還會伴有因感到對不起家人而引發的罪惡感和懊悔的感受。基於上述的推論，本研究要檢驗的第二組假設是：

（1）假設二 A：在強迫式比較的情境，如果還有表現劣者當事人臉面相連的家人（母親）在現場，此所引發的沒面子感受，大於只有劣者當事人在場所引發的沒面子感受。

（2）假設二 B：在強迫式比較的情境，如果只有表現劣者自己在場，引發的情緒主要是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但如果還有臉面相連的家人（母親）在場，則引發的主要情緒除了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以外，還會伴有罪惡感和懊悔的感受。

五、第三者比較的情境公開性之影響

雖然「第三者比較」中，比較訊息（你的表現比較差）可以由父母、師長或同儕提出，但呂信慧（2002）的研究指出，華人最常接收到的被動 - 第三者比較訊息是來自父母，且有平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國中、小學生表示過去曾經接收過父母這方面的比較訊息。此顯示，來自父母強加的第三者比較訊息其實很常見。而此，對接收到此訊息的當事者而言，因面子受威脅而引發情緒反應是必然的，但父母在傳遞此比較訊息時的情境是否公開，對表現劣者的面子和其引發的情緒感受應該會有不同的影響。

所謂「規過於暗室，揚善於公堂」，是華人社會中對於關乎他人面子的事件該如何處理的重要準則。劉思怡（2007）的研究即指出，對於作業表現不佳者，其好友在私下場合給予負面回饋比在公開場合給予同樣的回饋更能維護對方的面子。因此，如果在被比下去的情境中，和此表現劣者臉面相連的家人（父母）雖然在場，但採取隱忍，一直到只有兩人的私下情況，才將自己對劣者的失望和感到沒面子的事情說出來，則此時對劣者當事人而言，除了沒面子和前文已經分析的沮喪鬱悶與困窘難堪的情緒外，還會因感到自己讓對方失望而伴有強烈的罪惡感和懊悔感受。同時，由於自己表現不好的事被對方直接說出來，因此，情緒評量的焦點便可能由自己轉移到此他者身上，覺得對方為何要提起這種讓自己沒面子的事情，

或認為對方在指責自己或看低自己，因而還會伴有他人歸咎的受傷害感受。

雖然在面對家人時，較不需矯情地去維護面子，但由於家人是我們臉面共享的對象，當家人可能會在外人面前丟臉時，家人之間便有相互維護面子的義務（危芷芬，2001；朱浚賢，2008）。因此，如果在一社會比較失利的情境中，和此表現劣者臉面相連的家人（父母）在情境的當下，就直接公開指責劣者平常就不認真，而忘了「規過於暗室」，則劣者當事人感受到的沒面子壓力，應該會大於父母私底下對同樣訊息的表達。此時，當事人更可能因為被背叛的感受，而將情緒評估的焦點轉向情境中的父母或嘲笑的他人，生氣父母和他人對自己的傷害，因此會引發強烈的他人歸咎的情緒，例如生氣、敵意、受傷害以及被羞辱，同時，由於自己不如人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因此困窘難堪的情緒應該也很強烈。基於這樣的想法，本研究提出第三組假設：

（1）假設三 A：在「第三者比較」的情境，如果自己表現差的訊息是由臉面共享的對象（母親）公開提出，則對表現劣者的面子威脅，大於此訊息由此對象私下提出的情況。

（2）假設三 B：在私下提出的情境中，劣者當事人感受到的情緒主要是沮喪鬱悶、困窘難堪以及罪惡感和懊悔，同時，還會伴有受傷害的感受；在公開提出的情境中，引發的情緒則主要為生氣、敵意、受傷害以及被羞辱，同時，還會伴有困窘難堪的感受。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主要分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形成面子威脅的社會比較情境是「強迫式比較」vs.「第三者比較」；第二部份則分別再進一步設計「強迫式比較」的情境中「有」vs.「無」臉面共享的家人（母親）在場；以及由家人（母親）提出「第三者比較」的情境是「公開指責」vs.「私下規勸」。應先說明的是此研究雖是採情境實驗法，但情境的設計並非標準的二因子（2 X 2）實驗設計，而是依實驗旨趣設計可以相互比較的三組研究情境，此分別對應於第一、第二與第三組研究假設。

二、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新北市一所私立大學的學生，研究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四種情境版本各 50 份，四種情境將於研究工具中說明），回收的有效問卷 190 份，其中男性 87 位（45.8%），女性 103 位（54.2%），年齡分佈在 18 ~ 29 歲之間（ $M = 19.63$, $SD = 1.58$ ）。

三、研究工具

(一) 情境問卷

根據研究旨趣，本研究編製情境問卷以檢驗研究所提之假設，而研究情境的選擇和設計，主要是參考呂信慧（2002）針對台灣學生所做的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手足之間最常接收的社會比較訊息是來自父母的學業比較。如果再將比較的場域放大一點，則其實同家族間年紀相當的堂、表兄弟姐妹，更常面對來自父母或親友的比較。這時，個人的學業成就常常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還關係到自己的家人在此家族中的面子。因此本研究的情境採一家族間堂兄弟姐妹因年紀相近，彼此在學業表現上相互比較的情境，希望能讓本研究探討的現象更具外在效度。情境的內容為：「郁竹的家族是一個大家庭，叔叔、伯伯和姑姑都剛好各有一個小孩和郁竹同年，今年都就讀大一，不過只有郁竹讀私立的大學，叔叔、伯伯和姑姑的小孩都是排名在前面的國立大學的學生。前幾天剛好是奶奶八十歲的大壽，全家族的人都聚在一起給奶奶祝壽。在聚會中年紀相近的小孩很自然就聚在一起聊自己就讀學校的情況，看著其他讀國立大學的堂兄弟姐妹興致高昂地在比較自己就讀的學系同學和老師有多優秀時，郁竹突然感到訕訕然，這時…」，研究接下來便操弄四種不同的情境：

(1) 情境一：強迫式比較／無臉面共享對象。郁竹突然覺得自己在這群堂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勁的。

(2) 情境二：強迫式比較／有臉面共享對象。郁竹突然覺得自己在這群堂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勁的，當郁竹回頭時看見坐在旁邊的媽媽臉色不太自然，不過媽媽並沒有多說什麼。

(3) 情境三：第三者比較／私下規勸。郁竹突然覺得自己在這群堂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勁的，當郁竹回頭時看見坐在旁邊的媽媽臉色不太自然，不過媽媽並沒有多說什麼。當晚，在郁竹準備就寢時，媽媽走進郁竹的房間，告訴他堂兄弟姐妹的表現都很好，並要郁竹向他們看齊。

(4) 情境四：第三者比較／公開指責。郁竹突然覺得自己在這群堂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勁的，當郁竹回頭時看見坐在旁邊的媽媽臉色不太自然，沒多久郁竹的媽媽突然開口責罵郁竹，並要郁竹向他的堂兄弟姐妹看齊。

(二) 前置研究

為確認研究假設所要比較的情緒內涵，的確是處於此情境者可能經驗到的主要情緒，在研究進行正式的施測之前，先將前面擬好的情境發給 60 位（四種情境，每種情境 15 位）選修「心理學導論」的大學生閱讀，並要求其想像如果自己是情境的主角郁竹，其可能感受到的情緒為何，每位研究參與者至少需列出五種不同的情緒。

針對回收的 60 份問卷（男性 28 份，女性 32 份）檢核，發現就字面上來看，研究參與者所列的情緒由生氣、羞愧到恐懼、妒嫉等共 29 項。由於這些不同的情緒就字面來看雖有不同，但有些情緒就內涵來看其實很接近甚或重複，例如沮喪和鬱悶，困窘和難堪。因此，先由兩位研究助理協助，將他們認為相近或重複的情緒合併，再由研究者做最後的確認，且命名時儘可能保留合併前的情緒名稱，例如沮喪和鬱悶合併後稱為沮喪鬱悶。至於合併後被提及次數較少的情緒，例如無望、感慨、無奈、失望、寂寞、煩惱、恐懼、挫折、妒嫉、失敗、無趣、逃避…等，被提及的次數都在 4 或 4 以下，因此予以刪除，茲將結果列於表一。

表一 前置研究的主要情緒內容與次數分佈 ($N = 60$)

情緒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合計
沮喪鬱悶	14	15	15	15	59
生氣	11	12	11	13	57
罪惡感	0	12	13	5	30
羞恥慚愧	6	7	6	7	26
懊悔	6	6	7	2	21
受羞辱	0	2	6	12	20
受傷害	1	3	5	10	19
困窘難堪	8	7	2	0	17

由前置研究依本研究所設計的情境，請大學生列出可能涉及的相關情緒內涵來看，除了敵意完全沒有被提及以外（被刪掉的妒嫉僅被提及四次是與敵意最接近的情緒概念），此結果，其實與前文緒論中研究假設所要比較的情緒內涵相當一致。至於敵意之所以完全沒有被研究參與者提到，理由可能是此研究設計的情境的確沒有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敵意；但也可能是因為情境設計的他人歸咎情緒來源主要的對象是「媽媽」，而敵意是儒家社會非常不讚許的社會情緒，特別是面對媽媽時，華人容易壓抑自己的這類情緒。然而，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在沒面子的情境中，敵意是一主要的情緒感受（韓貴香，2010；Schlenker, 1980; Tedeschi & Felson, 1994），且敵意在此研究的假設中亦是一重要的情緒比較來源，因此在正式施測時還是將敵意放進來測量。

（三）有效樣本的檢驗

為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確注意到情境故事所操弄的細節，正式施測時，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要回答故事後附的檢核題目。前兩個題目是要確認研究參與者是否注意到郁竹和

其堂兄弟姐妹間的學業成就差異，設計的題目為：「在上面的故事中，郁竹是（1）私立大學的學生；（2）國立大學的學生」以及「在上面的故事中，郁竹的堂兄弟姐妹是（1）私立大學的學生；（2）國立大學的學生」。在強迫式比較有、無臉面共享家人在場設計的檢核題目為：「郁竹覺得不如堂兄弟姐妹時，媽媽（1）就在郁竹旁邊；（2）文中沒有提及」。在第三者比較媽媽對郁竹成就不如人的反應的檢核題目則設計為：「媽媽指出郁竹學業成就不如堂兄弟姐妹的情境是（1）私下提出；（2）公開指責」。如果研究參與者答錯這些檢核題，表示其閱讀情境故事或回答問題時可能並不用心，在分析資料時會將這些問卷排除。

（四）沒面子感受的評量

研究以兩個題目評量研究操弄的情境讓處於該情境者感到「沒面子」的程度。其一為「整體而言，這件事情會讓郁竹感到沒面子的程度如何」；其二為「整體而言，這件事情會讓郁竹感到尊嚴受傷的程度如何」。研究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須依七點量表（1 = 不會沒面子／尊嚴受傷；7 = 非常沒面子／尊嚴）評量如果他們是事件主角郁竹，在那樣的情境下他們會感到沒面子和尊嚴受傷的程度。此部份主要是檢驗不同的情境對面子的威脅是否有差異。且如果研究參與者對於該情境的沒面子感受小於量表的中點4，表示研究情境對研究參與者沒面子感受的操弄並不成功，在分析時會直接排除這些問卷。

（五）不同情緒感受的評量

根據前置研究的結果，在情境故事後共列出個人在面對該沒面子情境時可能感受到的九種負向情緒（沮喪鬱悶、生氣、罪惡感、羞恥慚愧、懊悔、受羞辱、受傷害、困窘難堪以及敵意）。研究參與者必須根據七點量表（1 = 完全沒有這種情緒；7 = 這種情緒非常強烈）評量如果他們是事件主角，在面對該情境時可能感受到這些不同情緒的程度如何。

（六）情境操弄的檢核

1. 強迫式比較與第三者比較歸咎對象的檢核

為確認研究參與者在強迫式與第三者比較兩類情境所感受到的歸咎對象不同，是否為研究所操弄的「自己（自己歸咎）」vs.「媽媽（他人歸咎）」，因此設計一道題目：「上述情境的發生，郁竹自己和郁竹媽媽的相對責任為何」。研究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同樣須依七點量表（-3 = 完全是郁竹；0 = 沒意見；3 = 完全是媽媽）評量如果他們是事件主角郁竹，他們認為自己和媽媽對引發該情境的相對責任為何。另一方面，由於研究參與者亦可能認為情境是由其他人例如堂兄弟姐妹所引起，因此設計另一題目「上述情境的發生，郁竹自己和堂兄弟姐妹的相對責任為何」（-3 = 完全是郁竹；0 = 沒意見；3 = 完全是堂兄弟姐妹），以確認研究參與者是否認為情境是由堂兄弟姐妹所引起。

2. 第三者比較私下規勸與公開指責的檢核

為確認研究對第三者比較所操弄的私下規勸與公開指責兩種情境，的確讓研究參與者對自己不如人的事情被公開在他人面前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因此在第三者比較的情境設計一道題目：「郁竹媽媽指出郁竹表現沒有其堂兄弟姐妹好的場景，會讓郁竹在別人面前感到難堪的程度如何」。問卷填答者須依七點量表（1 = 不會難堪；7 = 非常難堪）評量郁竹在該情境下感到難堪的程度。

（七）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以情境問卷為研究工具，在正式施測前先進行一前置研究，請研究參與者列出個人處於該情境時可能經驗到的情緒為何，藉此確定研究所想要比較的情緒內涵之有效性和可行性。正式施測則是採團體施測的方式在研究者任課的班級進行。為避免影響學生正常的上課時間，施測時間選在開學的第一週，在下課前由研究者先詢問學生協助填寫研究問卷的意願，除說明問卷填寫不需具名且保證填答內容絕對保密外，並明確表明此問卷的填寫不影響其修課成績，不願填寫者可以自由下課，但填寫問卷者在填寫完問卷後會有一份小禮物致謝。由於問卷共有四種不同的版本，在分派問卷以前，先以隨機的方式將四種不同情境問卷的版本加以混合，每位研究參與者僅回答一種情境問卷。

（八）資料分析

情境問卷回收後，先檢查有無答錯檢核題以及對沒面子情境評量小於4者（7點量表之中點），若有，則先將這些問卷剔除。之後，將原始資料輸入電腦，再以 SPSS for windows 20.0 版套裝程式處理相關的統計分析，運用的統計方法為：以獨立樣本 t-test 分別檢驗研究操弄的變項：「強迫式」與「第三者」比較的歸咎對象有無顯著差異；以獨立樣本 t-test 分別檢驗三組假設中的「沒面子」感受差異。三組不同假設的情境分別為：整體「強迫式」vs.「第三者」比較、強迫式比較中「私下自己」vs.「媽媽在場」，以及第三者比較中的「私下規勸」vs.「公開指責」；以及，採 MANOVA 檢驗法分別檢驗三組假設中，研究參與者所經歷的「情緒」是否受三組不同情境操弄的影響。

參、研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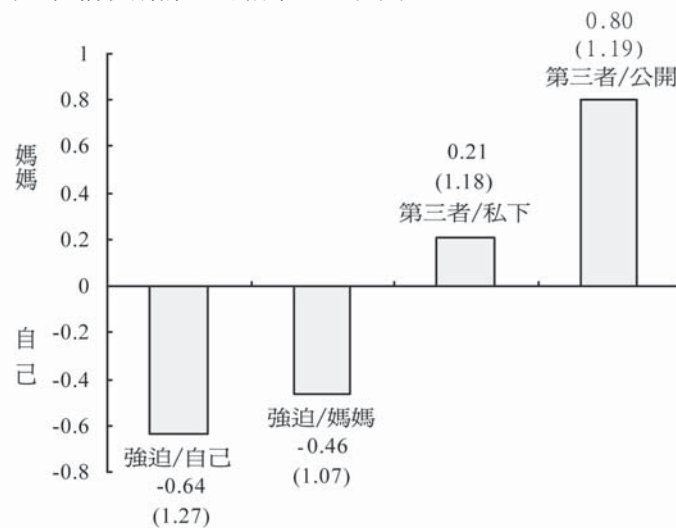
正式施測時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 200 份，其中沒有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不過有 10 份問卷對沒面子的評量小於 7 點量表的中點 4，顯示研究所操弄的情境對這些參與者並不造成「沒面子」的感受，因此分析時直接將這些問卷排除。研究最後列入分析的有效

問卷共 190 份，其中強迫式比較／私下自己知覺的問卷為 44 份、媽媽在場的問卷 48 份，第三者比較／私下規勸以及公開指責的問卷則均為 49 份。

在開始分析資料以前，先檢驗研究參與者的性別與其經驗到的沒面子和九種不同情緒感受之間分別有無相關，結果發現性別和沒面子與不同的情緒感受之間並無顯著相關存在。因此，後續的分析直接排除性別效果的考量。接著再以最大概似（maximum likelihood）因素萃取方式與最大變異（varimax）轉軸法對此九種情緒作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生氣（.84）、受羞辱（.77）、敵意（.68）與受傷害（.56）落在因素一上（Eigenvalues = 3.25）；沮喪鬱悶（.74）、困窘難堪（.70）、羞恥慚愧（.54）、罪惡感（.37）與懊悔（.32）則落在因素二（Eigenvalues = 1.61）。因素一與因素二共佔百分之 43.66 的變異量，此顯示：本研究將沮喪鬱悶、羞恥慚愧、困窘難堪、罪惡感與懊悔歸為「自我歸咎」類的情緒；將生氣、敵意、受羞辱與受傷害歸為「他人歸咎」類情緒的想法，在概念上是可行的。

一、情境歸咎對象操弄的檢驗

本研究以題目「上述情境的發生，郁竹自己和媽媽的相對責任為何」評量研究所操弄的四種不同情境，個人對於自己處於該情境的情緒歸咎對象（自己 vs. 媽媽）是否不同。茲將研究參與者對四種情境所評量的結果整理於圖一。



圖一 四種情境歸咎對象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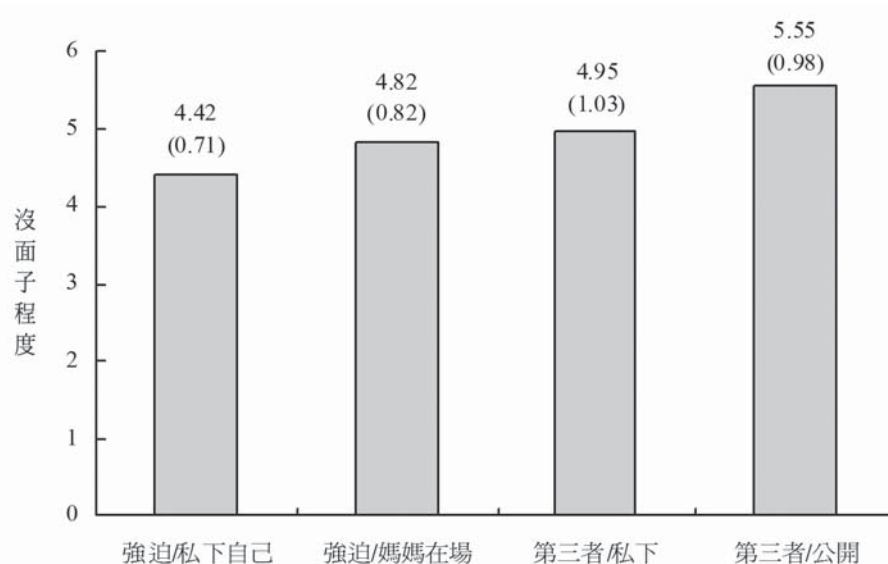
由圖一的資料顯示，若以量表的中點 0 為切割點，在強迫式比較的兩種情境（私下自己知覺與媽媽在場），研究參與者都是將相對責任指向自己（小於 0）；反之，在第三者比較的兩種情境（私下規勸與公開指責），研究參與者則都是將歸咎對象指向媽媽（大於 0）。如前文所述，此研究的情境操弄並非標準的二因子實驗設計，因此，在進行歸咎對象（自己 vs.

媽媽)的比較時,是根據研究的旨趣,認為:相對而言「強迫式比較」歸咎對象是自己而「第三者比較」歸咎的對象則是媽媽。分析時採獨立樣本 t-test 檢驗的結果顯示:整體「強迫式」與「第三者」比較的歸咎對象有顯著差異($M = -.55, SD = 1.22$ vs. $M = .51, SD = 1.20; t(188) = -6.17, p < .001$),此顯示研究情境對兩種歸咎對象的操弄(自己 vs. 媽媽)是有效的。

此外,研究設計時亦加入一題目「上述情境的發生,郁竹自己和堂兄弟姐妹的相對責任為何」,以評量研究情境被認為是由堂兄弟姐妹所引發的可能。結果顯示:四種情境的研究參與者均未將相關情境的引發歸咎於堂兄弟姐妹(強迫式/私下自己知覺 $M = -.52, SD = 1.30$;強迫式/媽媽在場 $M = -.58, SD = .96$;第三者/私下規勸 $M = -.59, SD = 1.12$;第三者/公開指責 $M = -.38, SD = 1.05$)。換言之,此基本上可以排除特別是第三者比較的情境,研究參與者所評量的情緒是歸咎於情境中堂兄弟姐妹的狀況。至於為何研究參與者在特別是第三者比較(第三、第四種情境)時,在前述兩道題目上評量自己的相對責任結果並不一致,將在綜合討論時再做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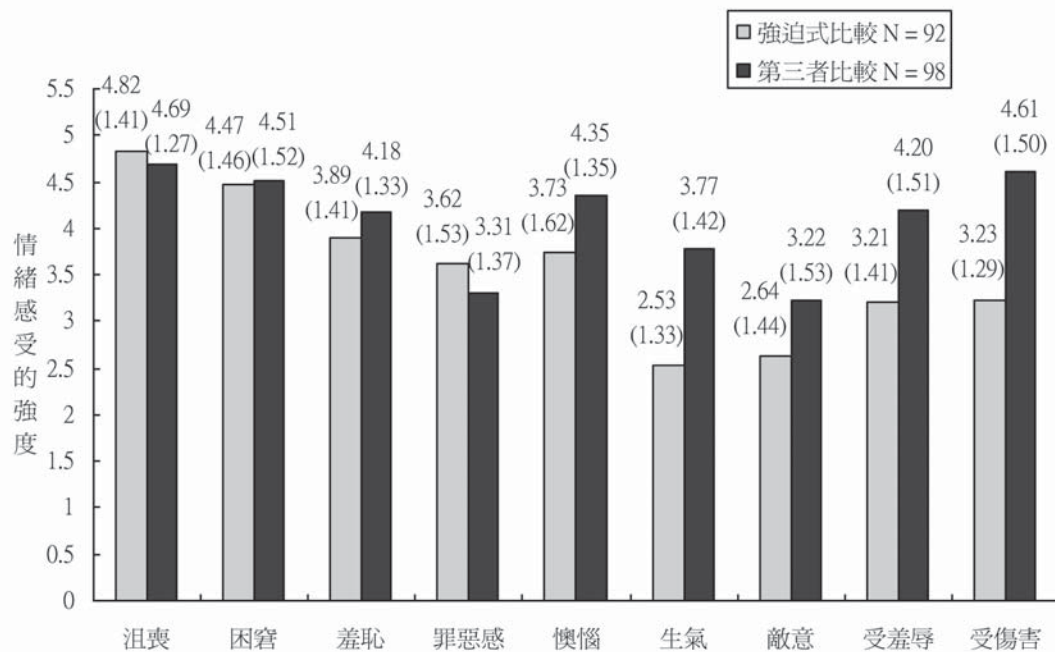
二、強迫式比較 vs. 第三者比較的效果檢驗

為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組假設,問卷中以兩個題目:「整體而言,這個情境讓郁竹感到沒面子的程度如何」以及「整體而言,這個情境讓郁竹感到尊嚴受傷的程度如何」評量研究操弄的情境讓處於該情境者感到「沒面子」的程度。由於研究參與者對此兩個題目的回答有高相關($r = .78, p < .001$),因此將此兩個題目合併後採平均數進行後續的比較。茲將四種情境中研究參與者所評量的沒面子感受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圖二。



圖二 四種情境的沒面子感受平均數和標準差

先以 t-test 檢驗整體「強迫式」vs.「第三者」比較的「沒面子」感受有無差異，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在這兩種情境的沒面子感受差異達顯著 ($M = 4.63, SD = .79$ vs. $M = 5.25, SD = 1.04; t(188) = 4.58, p < .001$)，這部份支持研究的假設。接著再以九種情緒為依變項，採 MANOVA 檢驗法檢驗參與者在「強迫式比較」與「第三者比較」兩類情境所經歷的情緒有無差異。結果顯示情境對情緒的效果達顯著 ($F(8, 181) = 9.10, p < .001, \eta = .29$)，研究參與者在此兩類情境中所感受到的情緒有差異。為方便事後比較的說明，茲將兩類情境中不同情緒的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圖三。



圖三 強迫式與第三者比較之情緒平均數與標準差

圖三顯示：在強迫式比較（私下自己 + 媽媽在場）的情境下，研究參與者經歷最強的是自我歸咎類的情緒沮喪鬱悶 ($M = 4.82$) 和困窘難堪 ($M = 4.47$)，採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此兩類情緒之間沒有差異 ($t = 1.88, p > .05$)；困窘難堪和之後的羞恥慚愧 ($M = 3.89$) 之間有差異 ($t = 3.12, p < .05$)，但羞恥慚愧和罪惡感 ($M = 3.62$) 與懊惱 ($M = 3.73$) 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t = 1.34, p > .05; t = .75, p > .05$)。至於他人歸咎類的情緒如受傷害 ($M = 3.23$)、受羞辱 ($M = 3.21$)、生氣 ($M = 2.53$) 與敵意 ($M = 2.64$) 則相對被評量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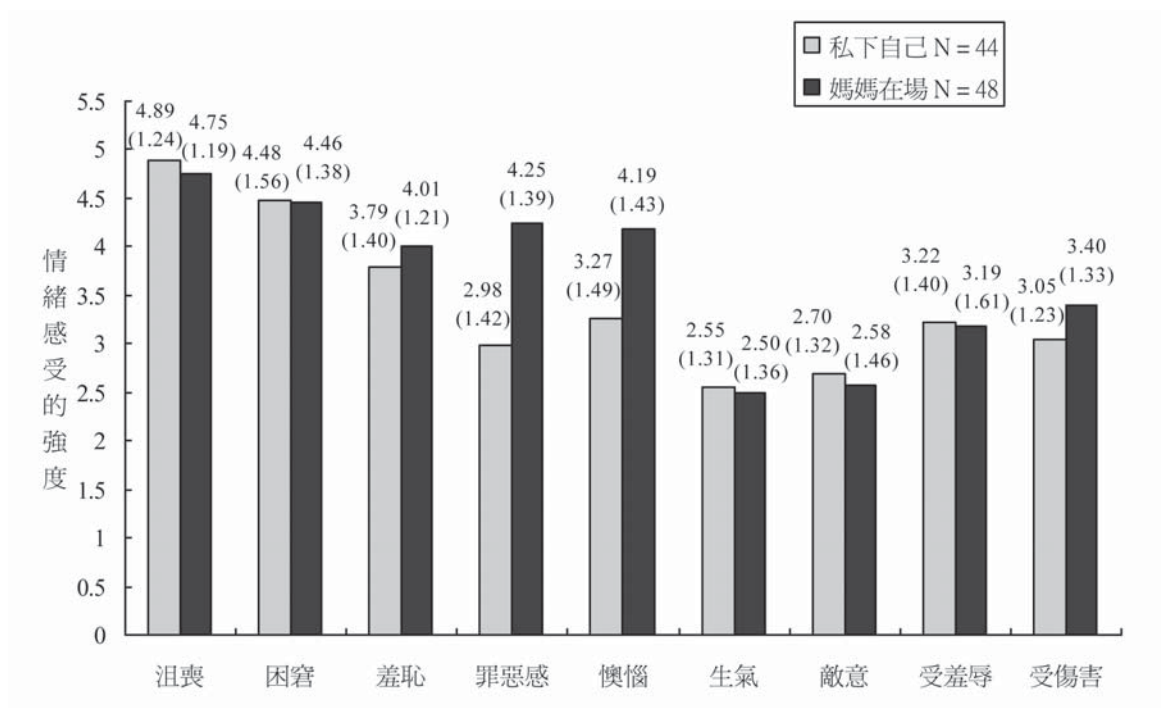
相對地，在第三者比較（私下規勸 + 公開指責）的情境下，研究參與者經歷最強的情

緒除了沮喪鬱悶 ($M = 4.69$) 和困窘難堪 ($M = 4.51$)，他人歸咎類的情緒如受傷害 ($M = 4.61$) 與受羞辱 ($M = 4.20$) 都明顯上升，其中受羞辱與困窘難堪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t = -1.53, p > .05$)，但和生氣 ($M = 3.77$) 與敵意 ($M = 3.22$) 之間則有顯著差異 ($t = 2.37, p < .05; t = 5.33, p < .05$)。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者比較的情境下，他人歸咎類的情緒生氣和敵意雖高於強迫式比較情境中的相同情緒 (分別為 $t = 6.68, p < .05; t = 3.07, p < .05$)，但並沒有高於 7 點量表的中點 4，因此，嚴格說來，假設一對於生氣和敵意這部分的假設並沒有完全獲得支持。

三、強迫式比較臉面共享家人在場的效果考驗

針對研究的第二組假設對沒面子的分析，同樣是以 t-test 檢驗強迫式比較中「私下自己」vs.「媽媽在場」的面子感受有無差異 (見圖二資料)，結果顯示兩種情境中研究參與者的沒面子感受有顯著差異 ($M = 4.42, SD = .71$ vs. $M = 4.82, SD = .82; t(90) = -2.65, p < .01$)，此支持研究假設二的第一部份。

接著同樣再以九種情緒為依變項，採 MANOVA 檢驗「強迫式比較」中「自己知覺」vs.「媽媽在場」兩種情境對九類不同情緒的效果。結果顯示情境對不同情緒感受的效果達顯著 ($F(8, 83) = 3.88, p < .01, \eta = .27$)，研究參與者在此兩種情境感受的情緒並不一致，為方便事後比較的說明，同樣先將兩種情境中不同情緒的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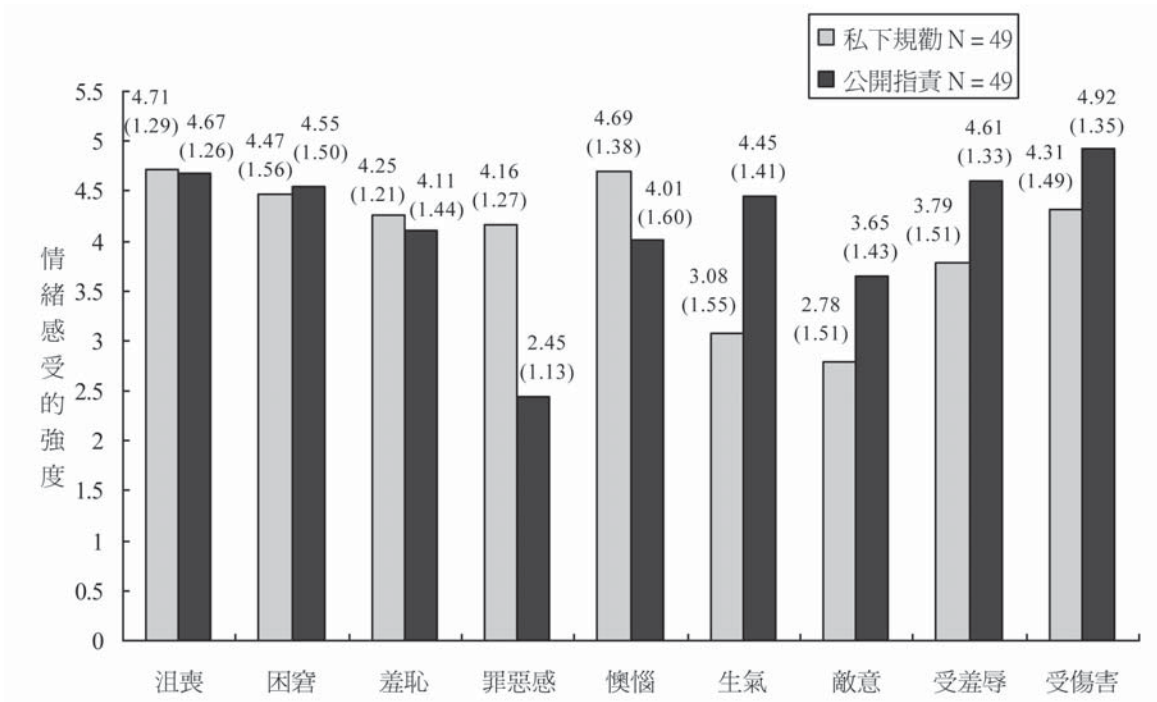
圖四 私下知覺與媽媽在場的情緒平均數和標準差

圖四的平均數顯示：在私下自己知覺的情境，研究參與者評量最高的的確是自我歸咎類的情緒沮喪鬱悶 ($M = 4.89$) 和困窘難堪 ($M = 4.48$)，對於他人歸咎類的情緒例如生氣 ($M = 2.55$)、敵意 ($M = 2.70$)、受羞辱 ($M = 3.22$) 與受傷害 ($M = 3.05$) 的評量則相對較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困窘難堪 vs. 受羞辱 $t = 4.59, p < .05$)。至於在有媽媽在場的情境，研究參與者經歷的情緒樣態與私下自我知覺的情境相似，都是沮喪鬱悶 ($M = 4.75$) 和困窘難堪 ($M = 4.46$) 高於生氣 ($M = 2.50$)、敵意 ($M = 2.58$)、受羞辱 ($M = 3.19$) 和受傷害 ($M = 3.40$) (Scheffe 法事後比較：困窘難堪 vs. 受傷害 $t = 3.87, p < .05$)。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種情境中被評量差異最大的是罪惡感 ($M = 2.98$ vs. $M = 4.25$) 和懊悔 ($M = 3.27$ vs. $M = 4.19$)，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在這兩種不同的情境，對罪惡感和懊悔的評量的確有顯著差異 (分別為 $t = -4.74, p < .05$; $t = -3.43, p < .05$)。因此，假設二的想法獲得支持。

四、第三者比較情境公開性的效果檢驗

為檢驗研究的第三組假設，問卷設計一道題目：「郁竹媽媽指出郁竹表現沒有其堂兄弟姐妹好的場景，會讓郁竹在別人面前感到難堪的程度如何」，以確認研究所操弄第三者比較時是私下規勸 vs. 公開指責兩種情境，的確讓研究參與者對自己表現不如人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被公開的感受。t-test 考驗的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對此兩種情境會讓郁竹在別人面前感到難堪程度的評量有差異 (私下規勸： $M = 3.92, SD = 1.22$ vs. 公開指責： $M = 5.57, SD = 1.2$; $t(96) = -7.25, p < .001$)。同時，檢驗參與者對此題目的評量和前述沒面子與尊嚴的評量之間的相關，結果顯示在別人面前感到難堪的評量和沒面子與沒尊嚴之間僅有低相關 (沒面子 $r = .35, p < .01$; 沒尊嚴 $r = .38, p < .01$)，換言之，在別人面前感到難堪的操弄雖然和沒面子感受有關，但兩者並不是相同的概念。

接下來採和假設二同樣的方法，先以 t-test 檢驗第三者比較的情境為「私下規勸 vs. 公開指責」對表現劣者當事人的「沒面子」感受有無差異 (見圖二資料)。結果顯示其間的沒面子感受差異達顯著 ($M = 4.95, SD = 1.03$ vs. $M = 5.55, SD = .98$; $t(96) = -2.97, p < .01$)，這部份支持研究假設的想法。接著同樣再以九類不同情緒為依變項，採 MANOVA 檢驗社會比較的情境為「私下規勸」vs.「公開指責」對不同情緒的效果。結果再次顯示情境對不同的情緒感受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F(8, 89) = 7.45, p < .001, \eta = .40$)，研究參與者在此兩種不同情境中的情緒感受並不一致，為方便事後比較的說明，同樣將兩種情境中不同情緒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列於圖五。



圖五 私下規勸與公開指責的情緒平均數和標準差

圖五的資料顯示，如果來自媽媽的第三者比較情境是私下規勸，則研究參與者評量較高的情緒為沮喪鬱悶 ($M = 4.71$)、懊惱 ($M = 4.69$) 和困窘難堪 ($M = 4.47$)，接下來則是受傷害 ($M = 4.31$)、羞恥慚愧 ($M = 4.25$) 和罪惡感 ($M = 4.16$)，被評量最低的情緒是生氣 ($M = 3.08$) 和敵意 ($M = 2.78$)。採 Scheffe 法事後比較顯示，罪惡感和生氣的差異達顯著 ($t = 4.65, p < .05$)，但生氣和敵意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t = 1.31, p > .05$)。

相對地，如果媽媽採取的是公開指責，則研究參與者對於沮喪鬱悶 ($M = 4.67$)、困窘難堪 ($M = 4.55$)、羞恥慚愧 ($M = 4.11$) 的評量仍高，且和私下規勸的情境沒有明顯差異，同時對於他人歸咎的情緒受傷害 ($M = 4.92$)、受羞辱 ($M = 4.61$)、生氣 ($M = 4.45$) 和敵意 ($M = 3.65$) 的感受都明顯上升(採 Scheffe 法與私下規勸的相對情緒比較:受傷害 $t = 2.65, p < .05$; 受羞辱 $t = 3.57, p < .05$; 生氣 $t = 5.96, p < .05$; 敵意 $t = 3.78, p < .0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研究參與者在公開指責的情境對敵意的評量明顯高於私下規勸的情況，但仍低於 7 點量表的中點 4，且明顯低於同樣是他人歸咎的生氣情緒 ($t = 3.48, p < .05$)。此外，研究參與者對於罪惡感的評量則是最低 ($M = 2.45$)，且明顯低於私下規勸的情境 ($t = 7.44, p < .05$)。循此，除對敵意的預測外，研究假設三獲得支持。

肆、討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的主要結果

本研究採情緒「自我歸咎」和「他人歸咎」的認知觀點，藉情境實驗法操弄學業成就表現不如人，此情境是由當事人自己（自我歸咎）或由當事人的媽媽所引發（他人歸咎），據以比較不同情境中表現劣者的沒面子感受和情緒內涵。研究結果除對敵意的預測外，大體上支持研究的想法，亦即當事人在不同的情境雖同樣感到沒面子，但沒面子的程度會隨情境中的不同因素而有強弱之別，同時伴隨此沒面子的情緒也有內涵上的不同。整體而言，在第三者比較時，研究參與者評量的沒面子感受大於強迫式比較的情境，而在強迫式比較的情境，個人感受到的情緒主要是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反之，在第三者比較的情境，個人感受到的情緒則除了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外，還有受傷害和受羞辱。若將強迫式比較再細分為「有」或「沒有」臉面共享的家人在場。則在有家人時，研究參與者評量的沒面子感受大於沒有家人在場，且這兩種情境，表現劣者都同樣會感到困窘難堪和沮喪鬱悶，不同的是，有家人在場，當事人還同時會感受到明顯的罪惡感和懊悔的情緒。同樣將第三者比較的情境分為第三者（媽媽）對表現劣者提出不如人的訊息是「公開指責」或「私下規勸」兩種。在公開指責時研究參與者評量的沒面子感受高於私下規勸。同時，在私下規勸的情境，個人經歷到的情緒主要是沮喪鬱悶、困窘難堪、懊悔和罪惡感；反之，如果是公開指責，則個人除了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外，受傷害、受羞辱和生氣的感受都明顯上升，但罪惡感反而下降。

整合本研究所操弄的不同情境，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在成就相關的社會比較情境中，表現劣者除了沒面子的感受以外，其伴隨而來的的基本情緒應該是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此和朱瑞玲（1991）探討沒面子和相關的情緒，得到最主要的情緒反應是沮喪傷心與窘迫難堪的結果相接近。至於羞恥慚愧相對於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則是比較不明顯的情緒，且主要是表現在第三者比較的情境，此可能和羞恥慚愧比較是和嚴重的失敗或違反道德的情緒有關（Lewis, 1995）。至於其他的情緒例如罪惡感和生氣的引發，則要視情境的特性而定。依本研究採自我歸咎和他人歸咎的認知觀點來看，當情境特性指向是自己的問題而讓家人蒙羞時，則伴隨而來的是自我歸咎的罪惡感和懊悔感受，但當情境指向是因為他人而讓自己不如人的事件公諸於外界時，則伴隨而來的是他人歸咎類的情緒，在規過於暗室時是受傷害的感受，在公開指責時除了受傷害以外，還混有生氣和受羞辱。而此，也可以說明為何在母親公開指責的情境，個人除了沮喪鬱悶和困窘難堪外，受傷害、受羞辱和生氣的感受都明顯上升，但罪惡感反而下降。前文已經指出，罪惡感和生氣情緒的引發，要視情

境特性而定，當個人知覺到因為自己的表現不佳而牽連自己的媽媽（家人）時，那種感到讓媽媽對自己的期待失望，且讓她也同樣在家族的聚會中沒面子，很容易就會讓表現劣者引發罪惡感的自責感受；但當情境轉變為自己的沒面子情境是經由母親的公開指責所造成，特別是家人之間有相互維護面子的義務（危芷芬，2001；朱浚賢，2008），此時當事人注意力的焦點應該是情境中的母親為何要這樣子傷害我，情境特性所引發的立即感受通常是生氣和受傷害，覺得自己對不起母親的罪惡感，在這種直接衝突的情境，反可能因生氣和受傷害的情緒而受到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敵意」在此研究中並不是一種主要的情緒，前置研究以研究所操弄的四種情境為材料，請六十位研究參與者寫出情境可能涉及的情緒，在收集的資料中，就完全沒有人提及敵意這項情緒。而在正式的研究中，即使是在公開被指責自己學業成就不如人的情境，研究參與者評量的敵意相較於其他情緒也仍偏低，此和過去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韓貴香，2010；Schlenker, 1980; Tedeschi & Felson, 1994）。可能的理由是：本研究情境設計的他人歸咎情緒來源是「媽媽」。對講求孝道的儒家社會而言，對父母有敵意是非常不被讚許的社會情緒，因此華人容易壓抑或較不願面對自己的這類情緒。

至於為何研究參與者在特別是第三和第四種情境，對歸咎對象（相對責任）的評量（自己 vs. 媽媽和自己 vs. 堂兄弟姐妹）結果並不一致，此可以高泉豐、林思賢（2009）態度雙歧性的觀點來解釋。態度雙歧性的觀點提到常見的態度測量多使用單向度的雙極量尺，例如9點量尺的-4代表很不喜歡，+4代表很喜歡，此測量方式假設態度的正向評價和負向評價是互為消長且互相評抗。然而，這樣的態度測量方法雖然簡單方便，卻可能有所不足，例如，當填答者對正、負兩種評價都有較強的看法時，就很難在此雙極量表上表達自己對態度客體的適當評量。而本研究採雙極量尺雖是測量相對責任而非態度，卻同樣可能產生此不易表達適當歸咎對象的難處。例如研究參與者可能覺得此情境的引發自己和媽媽都有責任，而不全然是自己或媽媽的問題。因此研究參與者雖評量媽媽的相對責任較重，但不見得認為自己沒錯。但和堂兄弟姐妹相比時，則因對方較沒有責任，因此相對而言，自己的責任就被突顯了。

二、本研究的貢獻

此研究結果主要的貢獻，在於可以對華人社會中的「沒面子」此一模糊概念背後所涉及的情緒內涵，做更明確的分析。特別是過去的研究雖曾依不同類別的沒面子事件（成就、道德、行為失誤）來分析其涉及的情緒內涵（韓貴香，2010），可惜並沒有進一步探討即便是同一類別的沒面子事件，隨著事件發生的情境不同，也可能涉及不同的情緒。相對地，此研

究的情境設計則能夠突顯：即使是同一類別的沒面子事件（能力表現失敗），因著此事件發生的情境特性不一樣，其涉及的情緒內涵便可能跟著不同。簡而言之，在自我歸咎的沒面子情境，個人感受到的情緒較單純，但在他人歸咎的情境中，個人經歷的他人歸咎情緒便較複雜，因為其並非取代自我歸咎的情緒，而是和自我歸咎的情緒並存。這樣的結果意謂著：對華人而言，面子的確是一種「依附於社會情境的自尊」（Hwang, 2006），任何一個社會情境因素的些微差異，都可能影響華人的沒面子感受，並可能涉及不同的情緒內涵。

三、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可以分為兩部份，分別為方法上的限制，以及實驗情境的限制，分別說明於下：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限制，是採紙筆測量的情境實驗法，而非請研究參與者記錄相關的沒面子事件和所經歷的情緒，再據以分析這些事件分別涉及的情境特性和情緒內涵，以更深刻地掌握情境和情緒的關係。情境故事編製的研究方法，有其在施測和資料分析時的方便之處，且透過設身處地的情境想像，研究參與者其實並不會隨意亂答。因此，由此方法所獲得的研究結果，雖不等於研究參與者在真實情境中的實際反應，但應該具有高的可推論性。但，不可諱言地，此研究的結果仍可能和採真正的實驗設計，或由研究參與者真正記錄其沒面子事件和情緒的結果有不一致的地方。

（二）實驗情境的限制

本研究所設計的「社會比較」情境是以學生的學業表現為例。但當個人步入社會，脫離學生身分，成就臉面便不再等同於學業成就，而是有多種可能。此時，來自他人的第三者比較或年長父母的指責，例如，你待的公司怎麼比某某人的差，是否仍會讓表現劣者的當事人有如和本研究一致的沒面子和情緒感受，則仍未可知。同時，本研究操弄的第三者比較的家人關係是當事人的「媽媽」，但思考子女與父親和母親的關係本質或有差異，互動的方式也可能不盡相同，未來研究仍須對此做進一步的探討和比較。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有關研究方法的限制方面，未來的研究或可採直接的實驗室實驗法，設計一能力表現失敗的情境，並操弄失敗情境中有、無第三者指出失敗者的表現不如人，以更直接地對沒面子和涉及的情緒做探討。有關實驗情境的限制方面，首先，本研究情境中設計的第三者是母親，但考量不同人際關係對個人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面子意涵，未來的研究可以另採

第三者為父親或不熟的親友等情境，再針對這些不同研究情境獲致的結果做進一步的比較。同時，本研究所選擇的能力比較情境是學生的學業成就，未來的研究應該更細緻的思考，華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中在意的社會能力比較內涵有無不同。然後再據以設計相關的研究議題，例如進入職場的人士對於能力的比較，可能可以分別由個人的收入、公司的福利和規模，或者該行業的社會地位（醫師、律師等）等不同的面向來探討，綜合這些和能力相關的不同社會比較議題的研究結果，應該可以更清楚地勾畫出華人在感到失面子時的相關情緒內涵。

當然，影響個人的沒面子和情緒感受的相關情境因素實在太多，例如在華人家庭情況中，常常當事人都沒覺得自己差勁，冷不防地就有他人（或家人）公開比較家族子女的表現優劣，讓當事人措手不及，此等情境所引發的情緒與本研究的劇本應有不同之處，本研究僅針對華人學子較常遭遇的學業成就比較情境做分析。

此外，個人也有可能因社會化的不同，而對面子的增進或維護有不同程度的動機和需求。例如有些人是比較薄臉皮的，對於別人的反應非常敏感，來自他人的一點點批評就會覺得非常丟臉；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比較大而化之，對於他人的批評可能頂多不好意思一下，而不認為會對自己的面子有太大的影響。陳之昭（1988）就曾編製面子需要量表測量大學生的面子需要強度，其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於面子需要的強度的確因人而異。因此，未來的研究或可針對華人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面子需要」，探討其可能如何調節個人對同一情境的沒面子和相關情緒的感受。

參考文獻

- 危芷芬（2001）：**華人的關係類型與人際義務**。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李美枝（1993）：**從有關公平判斷的研究結果看中國人之人已關係的界線**。本土心理學研究，1，267-300。
- 李美枝（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9，3-52。
- 朱浚賢（2008）：**關係與道德臉面：關係他人失德事件對個人面子感受的影響**。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朱瑞玲（1991）：**面子壓力與因應行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14-31。
- 余安邦、楊國樞（1987）：**社會取向成就動機與個我取向成就動機不同嗎？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4，51-98。
- 呂信慧（2002）：**家中手足比較訊息與手足關係之研究—以學業表現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金耀基 (1988):「面」、「恥」與中國人行為之分析。載於楊國樞 (主編), 中國人的心理 (319-345 頁)。台北: 桂冠。
- 高泉豐、林思賢 (2009): 系統性訊息處理對既有與新形成態度之雙歧性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 51, 37-56。
- 徐富珍 (1998): 社會比較的效果: 對個人情感、認知及行為之影響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陳之昭 (1988): 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載於楊國樞 (主編), 中國人的心理 (155-238 頁)。台北: 桂冠。
- 黃光國 (2005): 儒家關係主義: 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台北: 臺大出版中心。
- 楊中芳 (1991): 試論中國人的自己: 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中芳 (主編),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92-145 頁)。台北: 遠流。
- 翟學偉 (2004): 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社會學研究, 5, 48-57。
- 劉思怡 (2007): 給面子或裡子: 自己人負面表現的回饋方式及場合公開性對人際知覺得影響—旁觀者的角度。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韓貴香 (2010): 沒面子類型對情緒感受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 33 (3), 1-23。
- 韓貴香 (2012): 沒面子與情緒: 事件歸咎對象與相對權利的影響效果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 53, 131-152。
- 蘇珊筠、黃光國 (2003): 退休老人與大學生在生活場域中的關係與面子。中華心理學刊, 45, 295-311。
- Bell, C., & Song, F. (2005). Emotions in the conflict process: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model of emotions to conflict manage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6, 30-54.
- Cheng, C. Y. (1986). The concept of face and its Confucian root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3, 329-348.
- Dunn, J. (1992). Sisters and brothers: Current issue in developmental research. In F. Boer & J. Dunn (Eds.),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s—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 (pp. 1-1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Elison, J., & Harter, S. (2007). Humiliation: Causes,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In J. L. Tracy, R. W. Robins & J. P.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10-32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iggins, E. T. (1987). 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319-340.
- Hwang, K. K. (2006). Moral face and social face: Contingent self-esteem in Confucian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276-281.
- Iyengar, S. S., & Lepper, M. R. (1999). Rethinking the value of choice: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349-366.
- Kam, C. C., & Bond, M. H. (2008). Role of emotions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s in mediating the impact of face loss on relationship deterioration: Are Chinese more face-sensitive than American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175-184.
- King, A. Y. S., & Myers, J. T. (1977). *Shame as an incomplete conce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Kitayama, S., Markus, H. R., & Matsumoto, H. (1995). Culture, self, and emotio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J. P. Tangney &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pp. 439-46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ewis, M. (1995). Embarrassment: The emotion of self-exposure and evaluation. In J. P. Tangney &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pp. 198-21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Miller, R. S. (1995).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In J. P. Tangney &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pp. 322-33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abini, J., Siepmann, M., Stein, J., & Meyerowitz, M. (2000). Who is embarrassed by what? *Cognition and Emotion*, 14, 213-240.
- Schlenker, B. R. (1980).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 self-concept,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 Brooks.
- Smith, C. A., & Ellsworth, P. C. (1985). Patterns of cognitive appraisal in emo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813-838.
-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 J. (2007). What’s moral abou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J. L. Tracy, R. W. Robins & J. P.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37).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收件日期：101年09月13日

複審一日期：102年04月29日

複審二日期：102年06月09日

複審三日期：102年07月08日

複審四日期：102年09月20日

複審五日期：102年10月06日

通過日期：102年10月17日

Losing Face and Emotions in a Social Comparison Situation: The Effects of Face-Sharing Member and the Openness of Situation

Kuei-Hsiang Han

Tamka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forced comparison (the message of “I’m worse than others” was perceived by oneself) and “third party comparison (the same message was stated by others)” on participants’ feelings of losing face and emo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rated higher degree of no face in the context of third party comparison than that of forced comparison. Participants in both contexts experienced the feelings of depression and embarrassment. When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by the third party, participants also experienced the feelings of being humiliated and hurt. The condition of “forced comparison”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re was vs. there was not a face-sharing member (mother) in the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higher degree of losing face when there was a family member in the context.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feelings of depression and embarrassment, participants also experienced the feelings of regret and guilty with the presence of a family member. Similarly, the condition of “third party comparison”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tating the message “privately” vs. “public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f one’s bad performance was stated publicly rather than privately, one would experience stronger feelings of losing face. As to the emotions,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depression, embarrassment, regret, and guilty feelings when in a private situation. On the contrary, if the situation was in front of others, participants would still experience the feelings of depression and embarrassment along with humiliation, hurt, and anger. To explain the results,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self-blamed vs. other-blamed for emotions was discussed.

Keywords: emotion, losing face, social comparison, social-contingent self-esteem.